

# 论精神熏陶对萧乾小说艺术风格的影响

周艺灵

(集美大学 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萧乾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年少时他所受的阅读启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童年时代的大堂姐、庙会和北新书局是孕育他文学梦想的摇篮。而在文学道路上沈从文和巴金等众多导师对其小说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嬗变影响巨大。

**[关键词]**萧乾;精神熏陶;艺术风格;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0)04-0073-04

萧乾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然而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却因祸得福。他曾说:“我最初走进文学这圈子既不是先天的赋禀,也不曾因隔墙见了桃花枝子,被羡慕的心情诱进园门。我是被生活另一面挤了出来,因而只好逃到这肯收容病态落伍者的世界里来。”<sup>[1](P25)</sup>他有一个他称为“半个母亲”的大堂姐,她教他认字,给了他人生最初的文化启蒙。庙会的丰富多彩是萧乾儿时的童话世界,市井艺术无形之中也熏陶了他。北新书局是孕育他的文学梦想的摇篮,由于工作需要他接触了大量的名著和名人,这为他走上文学道路铺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学这条道路上萧乾碰到了许多良师益友,而在他写作之初最为重要的要数沈从文和巴金。沈从文是他的第一个文学师傅,也正是有了他的帮助,萧乾的作品才得以崭露头角,开始了他的文学之路。巴金对萧乾的影响不仅是文学上的,还有做人处事等方面,他是萧乾的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他在这条并不一帆风顺的道路上继续勇往直前。

## 一、阅读启悟

萧乾的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与他童年的经历分不开,但年少时所受的阅读启悟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堂姐、庙会和北新书局无疑是孕育他文学梦想的摇篮。

### (一)半个母亲——大堂姐

萧乾曾在《给自己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不能忘记那位慈祥而不了解你的老处女,朝夕地为你缝补,并在天将亮时,使用呼喊,推动,捶打和一切有效办法,把睡眠不足的你弄下床来,打发你走到那做活的地方去。”<sup>[1](P3)</sup>

这里说的“老处女”便是他的大堂姐。萧乾的父亲是家里的老大。二叔和三叔都较早结婚,三叔的大女儿即萧乾的大堂姐足足比他大二十岁,萧乾习惯称她为“老姐姐”。辛亥革命之前,萧乾的祖父有个“官职”,那时家境尚好,在炮局胡同买了一座四合院。大堂姐性格开朗,聪明伶俐,很受爷爷的宠爱,经常带她去看戏,她总是听一遍就能把戏文背下来。二十世纪初,女孩一般到了十五岁就该出嫁了,但爷爷疼爱孙女舍不得让她嫁出去,这一耽搁大堂姐就成了“老姑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祖父没了“官职”,生活艰难,拿不出嫁妆,大堂姐要嫁只能嫁到“破落户”或赤贫之家去。大堂姐不肯降低身份,便不再提结婚之事。

然而正因为有了“老姐姐”,在萧乾不幸的童年中总算还见到了一丝阳光。萧乾的母亲因为出外帮工所以不能在家照顾他,他其实是由“老姐姐”带大的,因此萧乾称她为“半个母亲”,他常跟家人说“老姐姐”是他童年的梦。萧乾还以她为原型创作了《矮檐》中那个聋子胖姐姐的形象:

这矮胖姑娘还是个婊子。她听不见妇人说的话。她只张着两只厚唇,用充满了希望的眼睛望着孩子。当她亲手烧的那盆热水洗净了孩子狼藉的脸时,她感到无上的欣悦了。这年近三十的老姑娘是这家的三代的功臣。和宗良同母,她是三叔的前妻遗下的孤女,曾经享受过好日子,临到破败,她甘愿地成为众人的奴仆。<sup>[2](P74)</sup>

萧乾在回忆录中也有一段专门叙述大堂姐的话:

她个子很矮,长得不美,然而她有一颗至为仁慈

• [收稿日期]2010-03-19

[作者简介]周艺灵,女,福建厦门人,集美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心。她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她认识不少字,看过许多演义,能整本整本地讲《济公传》、《小五义》或是《东周列国志》。她会唱动人的儿歌和民间曲调。先是教我《寒衣曲》、《丁郎寻父》,后来又教我《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她几乎什么都听了一遍就能背诵下来。她能背全本《名贤集》,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呀,以至描写炎凉世态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那是我最早接受的人生哲学。<sup>[1](P61-62)</sup>

也许当小萧乾在听“老姐姐”背诵这些名著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也还没有预备今后将走上文学之路,但“老姐姐”的教导显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幼小的萧乾,并为他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及其日后走上文学道路起了作用。

### (二) 童话世界——庙会课堂

课堂的学习是枯燥无味的,再加上因为穷经常不能打点老师,小萧乾常常成为老师打骂的对象,这使他对课堂里学的东西更是不上心了。还好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去处,那便是庙会。“那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的地方。”<sup>[3](P66)</sup> 庙会在童年的萧乾心里简直就是“童话世界”,在那里萧乾受到了人生最早的艺术教育。以致多年后他从国外归来时回忆道:

回想我漂流在外的那些年月,北京最使我怀念的是什么?想喝豆汁儿,吃扒糕,还有驴打滚儿,从大鼓肚铜壶里倒出的面茶和烟熏火燎的炸灌肠。这些,都是坐在露天摊子上吃的,不是在隆福寺就是在东岳庙。一想到那些风味小吃,耳旁就仿佛听到啦啦啦的风车声,听见拉洋片儿的吆喊;‘脱昂昂、脱昂昂’地打着铜锣的是耍猴儿或变戏法儿的。这边儿棚子里是摔跤的宝三儿,那边云里飞在说相声。再走上几步,这家茶馆里唱着京韵大鼓,那边儿评书棚子里正说着《聊斋》。卖花儿的旁边有个鸟市,地上还有几只笼子,里边关着兔子和松鼠。在我的童年,庙会是我的乐园,也是我的学堂。<sup>[4]</sup>

庙会里生动真切的民俗风物成了萧乾最好的课堂,为了多看几场戏,他便在场子里溜来溜去,因为太穷了,人家收钱时,他通常是连半个子儿也给不起,常要挨人家的白眼。但这并不碍事,这课堂对萧乾这个穷学生来说,是十分相宜的,在这里他得到了“免费”学习的机会。其中相声更是萧乾最喜欢的曲艺,“绰号‘云里飞’的那位相声演员的机智多端、随口旁敲侧击”。<sup>[1](P66)</sup> 那也是他最早接触到的讽刺文学。音乐也是萧乾在庙会中受到的教育,这也成了他毕生的最大爱好。他曾回忆道:

少年时代,我受过两种音乐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民间。

小时候,老姐姐教的和庙会里听来的小曲真不少!什么《画扇画》、《丁郎寻父》、《锅大缸》,大都是些封建糟粕。其中,有岔曲至今又仍觉得很美。像《风

雨归舟》,描写一个渔翁正钓着鱼。忽然西北角下风云起,乌云滚滚黑满天。霎时间天晴雨过。渔夫急忙忙,驾小船。登岸离岸至河边。抬头望见,天边处是一道长虹,雨后的景物格外鲜艳。他打了鱼,就到长街去换酒钱了。既勾勒出渔人和渔儿的乐趣,又是一幅饶有诗意的山水画。曲子里还充分发挥了日常语言中双声叠韵的音乐性,如‘打拉拉地溜溜的金金丝鲤,刷拉拉地扔下钓鱼竿’,音节、意境都美极了。<sup>[4](P185)</sup>

1963年,在出版社的一次晚会上他还唱了这首曲子,因而1966年作为用“风风雨雨”同三家村呼应的罪名受过批判。但回忆庙会所见,他曾赞叹不已,“中国的俗文学多了不起啊!短短那么一两百字,就衬着变化无穷的自然景物,描绘出老少两个渔人一天的生涯。有情有景,听得见冰雹的声响,看得见雨过天晴,挂着半空的一缕丹霞。”<sup>[1](P66)</sup> 就这样萧乾从庙会这个民间艺术的大课堂里弥补了学校小课堂的不足,他的艺术修养的积累也逐渐丰富起来。这质朴、清新的艺术已深深地铭刻在萧乾的心灵之中了,成为他日后创作中所汲取的一种不可多得的养分。

### (三) 栖息之所——北新书局

1926年的暑假,初中毕业正苦于找不到工作的萧乾从《世界日报》上看到一则关于书局招聘练习生的广告。抱着侥幸的心理萧乾去参加了考试,出乎意外的是他竟然被录取了。从此萧乾便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来到了他的栖息之所——北新书局。这是“五四”运动后期带点同人性质的新型出版社,出过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江绍原和徐祖正等人的作品。鲁迅还为他们编了个刊物——《语丝》。

萧乾在北新的工作是练习生,其实就是打杂。他除了每天跑邮局,跑印刷厂,校对,给作家们送稿费,还曾被派到北大图书馆抄录资料。工作并不轻松,但萧乾却很满足,他感觉自己踏进了一个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崭新的世界,他全身心地沐浴在“五四”新文化的春风之中。由于要给作家们送稿费,他便有机会接触了占那个时期半部文学史的新文化战士:鲁迅、冰心、刘半农、钱会同、周作人、章衣萍、冯文炳……这些他早已钦佩已久的名人,这其中以冰心跟他相识最早,对他的教诲和影响也最多。

北新书局有一个书店,除了出版当时众多名家的书外还收藏了很多书。萧乾当时就住在北新书局附近的大新公寓二楼,每天工作完了他总要向老板借一本书带回公寓看。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初版的早期新文艺作品。从鲁迅、刘半农、冰心等人的新文艺作品,到尼采、马克思、易卜生、奥斯卡·王尔德的著作,到刚从巴黎归来的张克生写的《性史》等等,古今中外,文史哲学,无不广泛涉猎,他也因此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北新可以说是我的又一个课堂。在那里,我接触到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各种思潮,也浅尝了一些文艺作品。思想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华林的《新英雄主义》。那薄薄的一本书,我读了绝不止十遍……它

确实领着我走向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我还贪婪地读着潘家洵译的易卜生,曾把《国民公敌》最后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抄下来贴在墙上,作为我的座右铭。〔4〕(P70)

这个时期由于读的书很庞杂,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英雄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刚步入社会的萧乾此时也还没有明确地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通过大量的阅读他毕竟从过去的小圈子里跳了出来,认识了比《三字经》、《名贤集》里所说的更高超的理想,领略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

此外在北新,萧乾也做些校对工作。老板派萧乾到北新书局对面的北大红楼的图书馆里抄名著,他因此得以精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书籍。徐志摩翻译的《曼殊斐尔小说集》就是萧乾从《小说月报》和《现代评论》上一字不差地抄下来的,那是他最早精读的一部集子,对萧乾日后的诗意小说的创作影响非常巨大。而这项工作,不仅让他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也训练了他的文字功底,为他日后能熟练地驾驭文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萧乾彻底陶醉了。虽然在北新呆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他文学的出发点,从这里出发他才得以日后更深入地去学习、去探索、去追求,才能取得他人生辉煌的成就。

## 二、导师指引

由于生命的机缘,萧乾认识了许多师友。在他的“芥子园”里有众多的西方文学大师:曼殊斐尔德、莎士比亚、哈代、屠格涅夫、福斯特、劳伦斯、伍尔夫、詹姆斯等,也有中国的名家:杨振声、沈从文、张天翼、巴金、靳以等。从他们身上,他得到了教育,得到了生命力。本文仅论述他文学创作最初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师友——沈从文和巴金。

### (一)启蒙导师——沈从文

沈从文是萧乾的第一个文学师傅,是他把萧乾带入了文学界。1931年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萧乾在老师杨振声家里见到了慕名已久的沈从文,当时的沈从文早已是著名的作家了。因为都有过流浪的经历,所以沈从文觉得眼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跟他很投缘,两人一见如故。那时萧乾正在编《中国简报》要采访沈从文,于是沈从文便请萧乾到一家饭店吃饭。点完菜后,萧乾要求把沈从文写的菜单做为纪念,沈从文却说:“不要保存,以后我会给你写许多信。”果真,这之后沈从文以“乾弟”相称给萧乾写了许多信。他们的友谊也从此开始。

在这次采访之后,萧乾在《中国简报》上发表了一篇《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的专访。文中,他称沈从文为中国的伟大讽刺幽默作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萧乾对沈从文的敬意是溢于言表的。1933年9月,萧乾将自己平生第一篇小说《蚕》寄给了沈从文。不久,沈从文便把它发表在同年10月中旬的《大公报·文艺》上。虽说那是把五千字的文章挤在三四千字的空间里,排字工人把铅条全部抽掉,行挨行,字挨字,排得密密

麻麻的,但这已经让年轻的萧乾非常高兴了。之后,沈从文还把他带入了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从此,在沈从文的带领下,萧乾真正进入了文学界。

在沈从文的指导和鼓励下,萧乾开始了小说创作。萧乾当时的创作热情高涨,每月能写两三个短篇,但沈从文对他要求很严格,要他把这些文章放到抽屉里,有空就拿出来修改润色,他说:“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5〕(P84)沈从文注重语言技巧的表现,深深影响了萧乾,他明白“字不是一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地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5〕(P84)沈从文不但要求萧乾要学会运用精致鲜活的语言文字,同时要求他恰当地掌握文字经济学,他告诉萧乾:“作者应当明白‘经济’两个字在作品上的意义,不能过度挥霍文字,不宜过度铺排故事。他努力只在给读者个‘印象’”。〔5〕(P84)在沈从文的启发下,我们看到萧乾的创作中除了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之外,其余的全是“经济”的文字,萧乾把它们称之为“短短篇”。在《礼赞短短篇》中有一段具体的解说:

它们有人物,有情节,是五脏俱全的小麻雀。就题材论,它们也可以塑成丈八金身,但是它们的作者好像很谦逊,也很吝惜笔墨,他们把每个字都摸索来摸索去,才写成那样精致的作品。放在货架子上,的确小得可怜,然而在精明的主妇眼里,它们才是物美价廉的货色。为了提倡这个新品种,让我们姑且叫它们作“短短篇”吧,因为它们实在是短篇小说的雏形。〔6〕(P267—268)

这个时期,萧乾一共写了六篇这样的短短篇《蚕》、《蒋》、《邮票》、《花子与老黄》、《邓山东》和《印子车的命运》,全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他因此称沈从文和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为“创作上的摇篮”。1935年经沈从文和杨振声的引见,萧乾开始担任《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小公园》的编辑。1937年,战事紧张,萧乾失业了,带着妻子“小树叶”逃难到了武汉,沈从文、杨振声两位老师再次收留了他。

在萧乾的文学道路的起跑点上,无论在文学和生活上,沈从文都给了萧乾诸多帮助。共同的志趣和语言使沈从文和萧乾成为了心心相印的师生,而不同的政治观念又使他们分道扬镳。1947年之后两人的关系渐渐疏远,直至出现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然而不管如何在萧乾心目中,沈从文一直是自己的恩师,对沈从文的恩情萧乾一直没齿难忘。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两天之后,萧乾以最快速度为台湾的《中国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没齿难忘》的悼文,文中流露出对老师的深刻缅怀和真挚感激。

### (二)指路明灯——巴金

1933年9月,在沈从文新婚的家里,萧乾意外地碰到

了巴金。那时,巴金和沈从文早已是文坛著名的作家了。在这之前,萧乾曾读过巴金的《灭亡》,其中的“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美好,深深吸引了他。而因为有过不幸童年的萧乾心中渴求的也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和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两个理想主义者在创作理念上的不谋而合,使他们一见如故。跟巴金的结识,是萧乾一生的幸事,他们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六年(1933—1999)至死不渝的友谊。此后,在萧乾的人生旅途之中,他不断得到巴金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当然还包括了对他的责难。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在他去世后回忆说:“巴金一直像慈祥而又严厉的兄长一般关怀着萧乾,他对萧乾创作生涯的影响是巨大的。巴金可以说是一盏指路明灯,为萧乾照亮着前进的道路。”<sup>[7](P4)</sup>

客观地说,在文学创作上巴金给了萧乾许多启示。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指出:

后来我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说:“一位刻苦走创作道路的先辈,近来曾作文否认灵感与天才的存在。这不仅是破除了一种寒人心的、帮人偷懒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踌躇者的勇气。”这位前辈就是在年龄上其实仅大我五岁的巴金。他对我更重要的叮嘱是“一个对人性、对社会没有较深刻理解的人,极难写出忠于时代的作品”。从他那里,我还懂得了“伟大的作品在实质上多是自传性的。想象的工作只在于修剪、弥补、调布和转换已有的材料,以解释人生的某一方面”。<sup>[1](P274-275)</sup>

纵观萧乾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相当数量或多或少、或浓或淡地带上了自传色彩。然而萧乾毕竟不是巴金,他没有巴金那样的勤奋,但他有他的才华,因此巴金

擅长写长篇塑造众多性格复杂的人物,而萧乾却钟情于短篇努力捕捉人物自身的感受。曾有很多人认为萧乾的文章模仿了巴金的,但萧乾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巴金对我的感染则在更广泛的方面。他那悲天悯人的情操,他那不凭词藻而用心灵直接同读者对话的胸怀,不断地激励着我,感染着我。”<sup>[8](P62)</sup>因此可以说,巴金对萧乾的影响主要不在创作上,是来自他那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正直、坦诚而高尚的人格,还有安那其主义美好的成分,这些对萧乾的为人为文产生了深远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唐文一,刘屏.往事随想·萧乾[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2] 萧乾.矮檐[A].萧乾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3] 鲍霁.萧乾研究资料[C].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404—405.
- [4] 萧乾.点滴人生[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 [5] 沈从文.废邮存底[M].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84.
- [6] 李岚.曼斯菲尔短篇小说艺术新探[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 [7] 文洁若.巴金——萧乾的指路明灯[J].美文,2000,(11).
- [8]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责任编辑 文武)

### The spiritual influence on artistic style of Xiao Qian's novels

ZHOU Yi-l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 361021, Fujian)

**Abstract:** Thanks to his reading experience in his young age, Xiao Qian's novels can always show their own special artistic style. His cousin, temple fairs and Beixin Publishing House are all the cradles of his literary dream. Moreover, Shen Congwen, Ba Jin and all his tutor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his works' artistic style in the literary way.

**Key words:** Xiao Qian; spiritual influence; artistic style; impact